

赤道人忆旧 奶奶的故事

作者：黄新聪（下）

添婚后到南洋谋生。二姑在乡下因不堪家娘的虐待而自缢。在汕头读书的三叔黄振鸿和堂叔黄振睦闻讯后义愤填膺、怒不可遏，持刀到莫家讨公道。莫家婆婆自知理亏，赔礼道歉求饶，后经乡亲调解，莫家向黄家谢罪道歉，厚葬被虐待致死的儿媳；并照旧日乡例习俗，由黄家的人上莫家屋顶“拆屋瓦”，以示惩罚。在坤甸的二姑丈莫木添得悉二姑自缢，悲痛不已，写信责问其母，并到黄家登门请罪。事件平息后，两家尽释前嫌。后来二姑丈莫木添在坤甸续弦，娶的是郭氏女子，奶奶认其为义女，我们也称她为二姑。每逢年节或爷爷的寿日，莫姑丈及继室“郭二姑”必携大阉鸡、五花肉（回娘肉）和高粱佳酿来我家贺节拜寿；除夕夜，爷爷、奶奶分封红包（压岁钱）

给内外子孙，必备两封红包待明日大年初一，莫姑丈举家来黄家拜年时，分给源富、源发两表弟。两位表弟领到红包时，都和我们一样叩首拜谢“阿公”、“阿嬷”，一如自己的亲外公、外婆。莫源富俩兄弟和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对黄家情深义重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年已古稀的莫源富、莫源发两表弟，每年中秋、春节仍到我姑母家贺节、拜年。岁月易逝，情谊难泯。

奶奶很疼我。我幼年时体弱多病，她隔三差五炖“仔鸡西洋参汤”给我喝。奶奶养了很多鸡。她听人讲，生吃小母鸡刚生下的蛋黄最补身子。她每天观察鸡寮，当小母鸡回窝下蛋时，便叫到我鸡窝等候。小母鸡下完蛋后“啍！啍！给！”地叫，我便跑去鸡窝掏鸡蛋，她从我手中

接过那湿润、微温的鸡蛋，然后轻轻地敲了个小缺口，让蛋清流尽，再将蛋壳掰开，顺手递给我，我头一仰，张开大口，将那色泽金黄，味微香带甜的蛋黄，囫圇吞枣一口而下。这种生吃蛋黄的做法很不科学，但我在四、五岁时差不多吃了一年多的生蛋黄，从未得肠胃感染等病。我长大以后，奶奶常对人说：“阿新过去体弱多病，现在‘雄’起来了，全靠这些年吃了生蛋黄。”（“雄”当地潮州话为“健壮”之意）。

奶奶出生于南洋，从未上过学或读过私塾，识字不多，但她平时一有空闲便看线装古书。她最爱看的是《杨家将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、《万花楼》等章回小说。我读初中时，她常拿着书中的生字问我。我惊奇地问她，你都

看懂这些古书？她说只是看个大概。有时，她还向我讲述书中的故事。但是，我拿报纸给她看，又发现她认得的字确实不多。

奶奶不会打麻将，但她闲时喜欢玩“四色牌”，这是当年坤甸家庭妇女，特别是老年妇女喜欢玩的牌具。“四色牌”共有纸牌112条，分红黄绿白四色，每色有“将士相车马炮卒”各四条。玩牌时要凑够4人，先由“牌主”开始，4人轮番抓16张牌，然后都将牌子在手中散开成扇形，将同一色的“将士相车马炮卒”调整在一起。再从牌主开始继续抓牌、换牌，直至桌面的牌子全部抓完。此时，大家将手中扇形的牌子亮开，以同色的“将”、“士”、“相”、“卒”和“将士相”、“车马炮”连线的多少分输赢。“唐山阿嬷”（坤甸潮州人称“祖母”为“阿嬷”。此处的“唐山阿嬷”泛指从家乡来的老妇女）是不玩四色牌的，只有在南洋出生、或长期在南洋生活的妇女才玩四色牌。有趣的是当年坤甸，从城市到乡村，有些印尼妇女也会玩四色牌。奶奶偶尔也到亲戚家里跟印尼老妇玩四色牌消遣。有一次，我跟奶奶到离

坤甸10多公里的乌如渔村亲戚家里小住数日，常见当地印尼老人凑在一堆玩四色牌，虽然他们中国字不识一个，但玩起四色牌来却是高手。

奶奶是黄家的顶梁柱。二战前，黄家三代五房20多口住在一个宅院，和和睦睦地生活中一起，全靠奶奶的支撑。日寇南侵，我们逃难到老港和达雅山区，黄家和跟随一起逃难的亲戚30多人的行动和生活，均听命于大伯黄钟城和奶奶的指挥和安排。二战后，黄家分家住，但都住在同街互为邻居，经常相聚一起。每年除夕，我们都要到爷爷、奶奶那里领“红包”。奶奶对自己的子孙和亲属子侄无偏无私的关爱，赢得了子孙、亲戚的尊敬和爱戴。奶奶逝世那天，号啕大哭哀伤之声撼动黄宅；出殡时，送殡队伍长近半里。

爷爷和奶奶是我最敬爱的人。在回国前夕，1950年6月24日的黄昏，我独自跑到奶奶坟墓前，想到明天就要离开坤甸，离开奶奶长眠的地方，不由跪拜在墓碑前，失声恸哭，悲情难止。时天已昏暗，又再三跪拜，告别慈祥的奶奶。回到家里已是万家灯火。

来源：赤道人忆旧 黄新聪文集



奶奶爱看《杨家将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火烧红莲寺》等线装古书